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大饼摊忆旧

陈建兴

单位隔壁弄堂口的大饼摊,天天早晨排着长队。望着啃着热乎乎、香喷喷大饼的人们,常常想起童年遍布街头巷尾的大饼摊。粗拙的大饼、油条,是儿时早晨的经典美食。

那时的大饼摊是很简陋的。一块长板,二条桌凳,三只炉子。三只炉子,一只烘大饼,一只余油条,一只煮豆浆。炉子是柏油桶改制的,还有几只铝制的大面盆发酵面团。遮雨棚是竹片夹着的柏油纸,大风中时有被掀掉的危险。摊大饼的师傅五十岁上下,膀阔腰圆,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摊好的大饼撒上几粒可数的芝麻,沾上几滴水后,大饼师傅用肥厚的手掌托起,伸进火色暗红的炉膛,贴在那黑不溜秋炉壁上。他边贴边与余油条的老阿姨“嘎讪胡”,说他生意起就跟着师傅摊大饼,手臂上的汗毛全被“烘”掉了。老阿姨正在做油条:将和好的面团擀成长条,再切成小段,两小段上下叠加,用小木块往下一压让其粘连,最后将两头牵起来,绕几圈拉长,放到沸腾的油锅里。她也伸出了手臂让大饼师傅看手上被溅出的油烫出星星似的褐色斑点。

说着,老阿姨用一双长长的筷子在油锅里翻动着油条,眼看着油条翻滚着长大,渐渐成了金黄色浮出油面,上面还有鼓起的小泡泡。刚出锅的油条焦黄挺拔,舒展蓬松,筋脉连韧,热油淋漓地耸立在小铁丝沥油筐里,等待着人们用筷子“串”走。此时,大饼炉内也飘出一股焦香。师傅用火钳将大饼一只夹出来扔在台板上,那诱人的麦熟焦香让人垂涎欲滴,等得有些心焦的我,眼明手快地就拿起一只,却烫得龇牙咧嘴的。

儿时,早饭一般都是隔夜的剩饭放点开水煮一煮烧成泡饭,几根酱瓜将就过去的,吃上大饼油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只有在晚上封的煤球炉熄火了,早晨再生已来不及的时候,母亲才会给我零钱,让我拿上一只陶箩和一根筷子去买大饼油条。咸大饼三分一只,甜大饼四分一只;油条四分一根;淡豆浆三分,甜豆浆四分一碗。大饼油条还要各收粮票一两。手里握着钞票粮票走在路上,心里默念着:父亲吃咸大饼咸豆浆,母亲吃甜大饼咸豆浆,我吃咸大饼甜豆浆,还有姐弟……颇费脑子。

买大饼油条要排队买筹码,再拿着筹码排队拿,然后再去排豆浆的队。早晨大家都是急吼吼的,排在前面的人一旦有买十根油条的,那个恨啊,可又不好说什么。碰到有人用手掂着大饼,这个翻到那只,还要这只捏捏,那只摸摸,挑芝麻多的大饼,看得我眼睛“出火”哦。时常还有人叫着“上班来不及了”要“插档”,与排在后面的人发生龃龉,甚至大打出手的,男人“肉搏战”,女人“拉头发”,有人劝也有人在旁边看“西洋镜”的。一次,两个小青年“打相打”,我端着盛满豆浆的钢钎子被他俩连人带钎撞了个四脚朝天,豆浆溅了一身。幸好舀豆浆的师傅心肠好,见我人小,又舀了一锅给我,我感激涕零地连声道谢。

父亲喜欢吃烫嘴的咸浆。咸浆上漂着虾皮、紫菜、榨菜、葱花,再滴上几滴辣油,大热天,父亲坐在家门口赤着膊,捧着大碗喝得痛快。他还将半根油条浸在浓稠的咸浆里蘸着吃,看他那个样子,才叫过瘾。

有一年夏天,乡下的娘舅来沪,母亲让我去买大饼油条给他当早点。回家路上,我见大饼上的粒粒芝麻喷喷香,不禁起了馋心,于是边走边用手掂着大饼上的芝麻吃,走到家时,差不多将芝麻统统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母亲见了有些诧异,忽然,见我嘴角上黏着几粒芝麻便恍然大悟了,敲着我的脑袋:“大饼掂芝麻,油条舌尖尖头,你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啊?”

写到这里又想起母亲经常在傍晚叫我去买“老油条”,烧丝瓜油条汤。她关照我嘴巴甜一点,多叫几声“阿姨,爷叔”,让人家把油条余得老一点。“阿姨,我要买‘老油条’,依帮我余得老一点。”我谨遵着母亲的嘱咐“背书”。阿姨笑嘻嘻地看看我:“依要‘老油条’?”我点点头,阿姨却自顾笑了起来。我不知何意,心想,这有什么好笑的?老油条余好了,我用筷子一根根戳了上去,只听见老阿姨说:“小鬼,不要做‘老油条’哦。”我茫然地点了点头。

岁月悠悠,“老油条”的玩笑话还在耳边,一晃,人已经老了。很想生日,又不想生日。生日拉远了童年和青春的船,靠近了老年的岸。树还得长,花还得开,河水还得流。生日是世界对生命的怀抱和礼赞。



朱锁成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不要让悲伤漫过你的膝盖,也不要让快乐超过你的头顶。

## 树下随感

王国章

以至于树到小区围墙之间只有很短距离,如果树底再用石块设置保护围挡,上街沿留给人走的空间就更少。昔日的树种长成了参天大树,和小区围墙更加“亲密”,树根日长夜大,扭曲地面,挤倒围挡,盲道变成了“明道”(路面凹陷明显),甚至邻近小花坛也有受损的情况。

眼下各个行业正结合自身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适老微改造。树不能移,围墙也不能拆,如何进行改造是个挑战。一个小小的工程,即可于细微之处见真心;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微改造,便可尽显大城市的精细。

以至于树到小区围墙之间只有很短距离,如果树底再用石块设置保护围挡,上街沿留给人走的空间就更少。昔日的树种长成了参天大树,和小区围墙更加“亲密”,树根日长夜大,扭曲地面,挤倒围挡,盲道变成了“明道”(路面凹陷明显),甚至邻近小花坛也有受损的情况。眼下各个行业正结合自身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适老微改造。树不能移,围墙也不能拆,如何进行改造是个挑战。一个小小的工程,即可于细微之处见真心;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微改造,便可尽显大城市的精细。

## 贺友直先生与《漫画世界》

史美诚

今年11月21日是贺友直先生101岁诞辰,我们都很怀念这位德高望重来自民间的艺术家。最近经沈天呈先生联系,我将保存30年的贺友直先生的漫画插图原稿捐赠给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收藏。

贺先生在1989到1999年的10年时间里,在《漫画世界》发表过两组跨年度的漫画连载,一个是“史话漫画”专栏,另一个是“老上海三百六十行”。

《漫画世界》创刊于1985年,是时任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和张乐平、

特伟、阿达等筹建的一份半月刊。1989年《漫画世界》拟出“史话漫画”专栏,由浙江伏琛先生撰文,经编委们研究,请贺友直先生插图。不久收到了贺先生来稿并附言:“编委同志,请在两幅中任选一幅,如不合要求,容我重画。”先生对漫画创作如此认真,使我们很感动。他为此专栏共创作了88幅漫画风格的插图。

贺先生这个专栏是我编辑的,每次拼好版后,我都会将先生的原稿保存起来。贺先生不喜欢卖画,

## 七夕会

学生时代有一位同学,家里物质条件优越,她就像《樱桃小丸子》里的花轮同学一样,上世纪90年代就住上了商品房,那时数码相机刚刚面市不久,她立即拥有了一个。我第一次听到数码相机这个词的时候想象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像胶卷一样?还是像电脑一样?当时我家不过拥有一台傻瓜相机的程度。这位女版“花轮”同学参加了学校的摄影社团,经过摄影老师的专业指导后,她的摄影作品屡屡张贴在学校走廊里。同学们纷纷夸她会拍照,我就像站在花轮同学身边的小丸子一样,心里默默想,要是我有一台数码相机的话,应该也能拍出好照片的。

后来父母向亲戚借了数码相机给我拍拍照,我爱不释手。但是借的东西总是还回的。等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时候,父母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买了一台数码相机。那时读大学的我在校住宿,被迫和数码相机短暂分离,周末回家才能翻出宝贝数码相机摸一摸。但有一回,发现宝贝不见了,原来也有

亲戚问我家借数码相机去拍照了。数码相机在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借来借去的稀罕物啊。

当时“奥林巴斯”的广告很火,拥有一台微单的时髦程度就和现在购买苹果产品一样。并且数码相机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我工作以后,有一阵需要对接日本相机品牌,常常可以拿到最新款的数码相机试

## 拍照这件事

陈睿映

用,有的尺寸只有巴掌那么小,有的具备防水美颜功能,有的能360度旋转屏幕方便自拍。后来“拍立得”也进入了市场,反正花头层出不穷。这大概是数码相机的盛世,也弥补了少年时期的我对于数码相机的渴求。我所失的我竟已有。

女儿出生以后,丈夫给家里添置了两台照相机。他比我还爱拍照,我们逛公园时,他对花鸟鱼虫一顿猛拍,而我呢,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人物摄影。女儿也很喜欢拍照,经常指挥我站在哪个角度拍

说起唐诗,连小学生都不会忘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的。的确,这些伟大诗人作为唐代众多诗人的代表,名篇迭出,佳作天成,共同构成的是一道璀璨亮丽的风景线。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他们的风貌,便是唐诗的全貌。殊不知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位不能忽略的大诗人,这位大诗人与李杜王白的风格迥异,在唐代诗坛上是个异峰突起的存在。这位大诗人便是王梵志。

为了解他,请先看他的一首诗:“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这首诗的意思是大白话,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有些词汇还是需要讲一下的。翻着袜,就是将袜子翻过来穿。古代的袜子外面光鲜,里面粗糙,与现在的袜子有所不同。所以当时的“翻着袜”是很刺眼的。乍可,当时的口语,就是“宁可”的意思。隐,此作“伤痛”解,引申为“不舒服”。弄通了这几个词汇,整首诗便无需翻译了。黄庭坚对这首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王梵志诗云: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东汉名士茅容,字季伟),田家子尔(不过是个农家的孩子),杀鸡饭其母(杀鸡给母亲吃),而以草具饭郭林宗(却用粗食招待客人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鼓励茅容跟着自己学习),遂为四海名士。此翻着袜法也。”这首诗言简意深,发人深省: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被颠倒了,“翻着袜”正是把被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胡适在上世纪40年代曾经选注“每天一首诗”,汇集自己特别钟爱的古代绝句,便是将王梵志的这首诗放在卷首的,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为加深对王梵志诗歌的印象,我们再来欣赏他的另外两首诗,其一曰:“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这里的土馒头,指的是坟堆。这个“土馒头”,任何人最终都得吃一个。诗中的馅草则是指还活着的人们,死后在城外的孤寂自然不能与城里的热闹相比,可是,纵然“土馒头”内的生活没滋没味,却由不得你选,不如老老实实地“莫嫌没滋味”。这首诗的主旨是劝

人坦然面对生死,而生死问题正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其二曰:“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这首诗的意思则是说,人是不可能长生的,但偏偏有不少人不愿正视这一点,他们为自己谋划得太远,此即“强作千年调”也。“打铁作门限”,门限就是门槛,用铁做成门槛,这样的蠢举,使鬼拍手大笑。因为鬼是过来之“人”,看到不断有人重复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所以才“拍手笑”了。这首诗旨在提醒人们,要尊重现实,合理规划人生。

这两首诗同样影响深远,宋代诗人范成大曾经把这两首诗的诗意写成一副对联:“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曹雪芹也很喜欢这两首诗,《红楼梦》里的“铁槛寺”、“馒头庵”即来源于此。唐代诗人中,另辟蹊径的王梵志也并非孤军奋战的,稍后于他的著名诗僧寒山、拾得、丰干、皎然等人的诗作,便是直接秉承了他的衣钵,而王维、白居易等大诗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过他的影响。比如王维的诗作《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便直接在其下注明是“梵志体”。

关于王梵志的生平,有着种种传说,甚至有学者认为王梵志并无其人。后来在敦煌佛窟中出土了一件“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奠祭其友杨筠的祭文,这就不仅确证了王梵志确有其人,而且也确证了王梵志籍贯是黎阳(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由于王梵志孙王道的祭文明确注明是撰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此逆推,可知王梵志大概生活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要比李白杜甫早了很多。

王梵志的诗作,目前收集最全的是张锡厚先生校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集依据“敦煌遗书”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遗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理汇编,共收梵志诗336首,虽然远不是诗人作品的全部,但是足窥见诗人的基本创作风貌。

我之所以写此文,就是希望读者不要忘了唐诗中还有一道别样的风景。

人坦然面对生死,而生死问题正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其二曰:“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这首诗的意思则是说,人是不可能长生的,但偏偏有不少人不愿正视这一点,他们为自己谋划得太远,此即“强作千年调”也。“打铁作门限”,门限就是门槛,用铁做成门槛,这样的蠢举,使鬼拍手大笑。因为鬼是过来之“人”,看到不断有人重复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所以才“拍手笑”了。这首诗旨在提醒人们,要尊重现实,合理规划人生。

这两首诗同样影响深远,宋代诗人范成大曾经把这两首诗的诗意写成一副对联:“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曹雪芹也很喜欢这两首诗,《红楼梦》里的“铁槛寺”、“馒头庵”即来源于此。唐代诗人中,另辟蹊径的王梵志也并非孤军奋战的,稍后于他的著名诗僧寒山、拾得、丰干、皎然等人的诗作,便是直接秉承了他的衣钵,而王维、白居易等大诗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过他的影响。比如王维的诗作《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便直接在其下注明是“梵志体”。

关于王梵志的生平,有着种种传说,甚至有学者认为王梵志并无其人。后来在敦煌佛窟中出土了一件“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奠祭其友杨筠的祭文,这就不仅确证了王梵志确有其人,而且也确证了王梵志籍贯是黎阳(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由于王梵志孙王道的祭文明确注明是撰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此逆推,可知王梵志大概生活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要比李白杜甫早了很多。

王梵志的诗作,目前收集最全的是张锡厚先生校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集依据“敦煌遗书”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遗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理汇编,共收梵志诗336首,虽然远不是诗人作品的全部,但是足窥见诗人的基本创作风貌。

我之所以写此文,就是希望读者不要忘了唐诗中还有一道别样的风景。

## 唐诗的别样风景

胡中行



九十华诞,他的家乡为他举办了《贺友直自说自画——画自民间来》作品展。

有次我问贺先生:“依觉得画连环画难,还是画漫画难?”“师傅,依迭只问题问得勿对,要画好画困难的,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连环画可以用一本书画一只故事,但漫画只能用一幅画来讲一只故事。”先生说。

贺先生在这10年内共为《漫画世界》奉献了240幅漫画作品,其中包括向他约的封面画。华君武先生曾赞贺先生是“连环画家里的起义将领”。2016年1月下旬我去看望贺先生,那天他精神很好,我请他家人为我们留下一张合影。之后,他又赠我一册刚出版的《上海美术馆馆藏贺友直连环画作品集》,并在扉页上题了字。我临走时,他还关照“师傅,有空常来坐坐……”不料先生却在当年3月16日永远地走了。今天,回忆几桩贺老与《漫画世界》的往事,以此来深切缅怀贺友直老先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雅玩